

我的小学

□罗红梅

凤凰山

都市慢生活

巴山夜雨

06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邮箱:

3213456266@qq.com

□主编:郝良

□编辑:蔡伟

阳光大好,春天的触须探了过来,土地之下,有蛰伏已久的蠢蠢欲动,用蓄积一冬的力量,预备着,一击而中,破土而出。山河壮丽,与天空同等辽阔。

我追着太阳的光,往高田湾去探春。太阳晒得人心肠发软,想要倾听野草丛中的枯叶诉说衷肠,轻风解意,它缓缓走过来,叶子开始“啾啾”作响。一湾梯田,兀自沉默,只有巴茅,一排排的,举起小白旗,向时间告饶。

顺着高田湾的方向,往左前方看去,是一条曲线优美的路,充满了硬度。那上面,快速闪过的各色车辆连成另一条归途,一幢幢黛瓦白墙的小楼在竹林大树的掩映下,营造出富庶安宁的世相,那是我上学必经的路。多年前,一切都与大地同声同气同色调,房舍道路都没有这么突出的硬与白,显得柔和,也模糊不清,没有具体的边界。

父母只生我和妹妹两个女儿,在那时的乡间是弱勢的。母亲因此多与村邻骂架,我们两个,也受男孩子欺负,所以我启蒙很早。九月的第一天,我跟着妈妈在井前洗衣裳,看见别的小朋友被家长领着去报名,他们背起小书包,突然褪去了泥色,神气得很。妈看我眼巴巴的,就暂停了洗衣服,两只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摸着我的头说:“你是不是也想去读书?”我稀里糊涂点点头。

启蒙时我五岁,当民办老师的远房大妈让我数数,从一到百。我数出来了,于是交一半学费成了旁听生。一年级期末考试,试卷上的题我都会做,从二年级开始交全价学费了。

虽然站在出生时的王家嘴就能看到我的学校,但上学的路并不平坦。从王家嘴下高田湾,过两根田坎,爬一个陡坡上公路,顺着公路再走上五百多米才到学校。那个与公路相连的陡坡,是上学路上的坎儿。雨后的黄泥巴,除了滑,还特别黏人,我们只能把布鞋提在手里,等到了公路下面的水田边洗过脚再穿上。这些都没有什么,包括冬天赤脚踩在黄泥地里刺骨冰凉,唯有放学回家时下那个陡坡才是我的大劫。雨后未干的路本就打滑,走的人多了,那简直成了一根光溜溜的硬骨头,爸爸每次提了锄头来接我,先在路上挖几个浅坑,用来下脚。遇雨天,我有两个选择,一是走到公路边等着爹妈来接,二是请求生产队里大些的孩子帮我带午饭,然而下午放学,还是要到公路边等着爹妈来接。

启蒙的远房大妈老师要求极严,是我们大队出了名的“教得好”。那时村里的人认为谁严厉,谁认真负责,谁对顽劣者舍得打骂,就是教得好。但我是一贯乖巧,只挨过一回罚。那是姑姑当年出嫁时,我偷着跟去送亲,逃了一天学。第二天,跟另两个逃学的同学一起被罚站讲台。老师问:“你们昨天没来上学都干什么去了?”我们都是淳善的孩子,三个人都小声说,耍。

“耍?”老师拿黄荆条挨着打我们的手板儿心,一边厉声责问,“知道‘耍’字怎么写的吗?去,到黑板

上把‘耍’给我写出来。”

要知道,我们才上小学二年级呢,“耍”这么复杂的字还没来得及学,但老师下了命令又不敢不听。我们三个从讲台上的盒子里依次掏出一小截粉笔,转过身挤在黑板前。我试着写了两笔,脑袋瓜里灵光一闪,想起那个字和“耍”有点像,也不记得是谁教过我,反正就那样写出来了,另外两个同学用眼睛瞟了几下,也跟着写。等我们写完一回头,老师的气更大了:“你们居然还晓得‘耍’?说,是哪个教的,爹教的还是妈教的?”老师可怜我幼小,也可能看我真的写出来那么复杂的字感到欣慰,老师放过了我。

记不清是几年级了,做数学题,就两道。做好了给老师改,老师打了两把红叉叉,把本子扔到地上,我老老实实拣起来,重新做,又拿去改,仍是两把叉叉,又被老师扔了本子。如是几个回合,眼看着天黑了脸,别的同路的同学都走了,我想哭又不敢,抹了把鼻涕又回到课桌前。我数学一直好,这样的时间并不多,老师也不指出错在哪里,只一味拿“红甘蔗”给我吃,我如今的胆子小莫不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吧。倒是语文学得不太好,最怕写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连造句也怕,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万能”的法子,那就是“老师让我们用某某造句”,或者“某某的意思是……”哈哈哈。

当年的课间游戏无非是跳房、跳绳、抓子儿,在冬天,便不玩游戏了,而是靠在教室外边的墙上“挤油渣儿”,那是热身最快的一种活动。大家靠墙站成一排,也不知道从谁那里便是头阵,就开始打两边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又从边上重新加入,往往挤到上课的钟声响起还意犹未尽。但凡分组的课间游戏,我都是“半边猪儿”,就是每组都带上我,都不算成绩,当然,我也很快会被淘汰。比如跳绳,跳到三节过后,绳儿到了膝盖以上我就跳不过了,实在是人太小了啊,但我仍要感激大孩子们带着我一起玩。

四年级,与同桌用粉笔画了“三八线”,一天我的手肘不小心越过线,他撞了我一下,我也使劲撞过去,他再发力,我就被撞到了地上。

小学五年很快过去,我考上了乡里的初中,成绩还不错。开学时,跟着一个上初二的本家侄女一起去报名,初中的老师们看起来气势不凡,我懵懂无知,混沌一片,只有敬畏这一种感觉。她带着我先去给自己报名,老师问她带个小孩子干什么?我可真是生气呀,我也是初中生了呢,等下我也要去报名的。

报完名,心情并不好,因为在墙上找名单的时候发现我分在六班。那时候朦胧觉得,序号越是在前的越好的。我悄悄问侄女,她说这都是乱分的,没按成绩来,我仍是不能释怀。但,有什么关系呢,小学生活总算结束了,我冲出了长溪沟,正式向每年“六一”和春节时才可以踏足的“街上”进军。

从高田湾走上来,在通往塔坪的小道上来回踱步,等待太阳缓缓降下来,我知道,只要它与小学校后面的山坡接上头,就可以直接对视了。那时候,我站在这里,把身子蹲下来,从麦穗的空隙间偷眼望着我的学校,不敢与它对视,怕它一抬眼便发现了我,揭穿我的谎言。农忙假结束了,我还有作业没有完成,于是谎称肚子痛请了一天假专心在家补作业,补着补着又悄悄跑去高田湾的上面往学校望,又渴望又担忧,哎,好孩子的烦恼啊。那么今天,在满目春晖里,我终于能够站直身子,反复目视它,我知道,它亦如那落山的太阳,失去了昔时的光芒。何况,没有麦穗,只有一湾白色的火把,在微风中如虚无的烛焰明明灭灭,而巴茅花的高度,也不足以遮挡我的身形,因为,我长大了啊!

清明
大地用泪水洗了一把脸(组诗)

□胡建国

能祭拜的事物已经不多
每个人都有几座坟墓需要清点
春风宛如一把扫帚
“没有云朵的天空,像清扫过的坟场”
今天的哭声最统一,声入人心
即便不爱哭的人,也要去坟头上打开泪腺
奔涌而出的思念,将一发不可收拾
鞭炮最能忍,发出的声音也最大
三湾八沟,都听见了这一撕裂的呼喊
大地用泪水,洗了一把脸

怀亲

没想到,母亲在三月,会离我而去
我惶恐中不知所措
每当我写母亲,所有词语都过于苍白
“这个我一生亏欠最多的女人”
一首怀亲诗,耗时不长
酝酿才折磨人
像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写怀亲诗,很费精力
没有一年半载,难以恢复

父亲的眼睛

自从父亲的左眼失明后
他的天空就越来越小了
随之而来,步子也越来越小
仅限于院落与屋前屋后
声音也慢慢瘦了
瘦成一道游丝
直到在一个深邃的夜晚被抽走
出殡的那天
在合上棺材的那一刻
我看见父亲那只失明的眼睛,
半睁半合地,挂着一串老泪

清新明朗

□杨建国

那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
把清明误导了一千多年

清明时节
即使有雨也应该是清新明朗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翻飞绿水人家绕

人间四月天是爱是暖是希望
在这个青葱灿烂时节
养眼的绿醒来已经开始奔放

踏青 也把祭祖感恩的孝道踏醒
路上行人 再不仅仅是欲断魂
更有的是运动健身
还有插柳
荡秋千的景致

如果还要借问酒家何处有
那就可能是
闲看燕子教雏飞的儿童瞋目无语
老者却惊奇又热情

逝者长已矣 存者且珍惜
心空清明
就自是一派清新明朗

